

我们需要小剧场

陈捷

小剧场对观众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对城市而言又有着怎样的价值？如果说大型剧院是文化动脉的话，小剧场就是文化生活中的毛细血管。小剧场不仅是演出区域，更是一种精神象征。

江苏小剧场近两年的长足发展，和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小剧场建设从硬件到软件，从理念到实践的顶层设计以及大力扶持有着莫大关联。通过设立剧本创作孵化中心，举办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、评选小剧场精品剧场和剧目、承办全国小剧场优秀剧目展演等一系列举措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自1989年南京举办全国首届小剧场戏剧节以来，江苏小剧场的又一次蓬勃繁荣、引领全国的新局面。如今，距离这场戏剧节已有34年，距离中国小剧场的发端也已过去41年，一场小剧场运动又在南京声势浩大地蔓延开来。

3月15日，第二届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正式拉开帷幕，20场原创小剧场剧目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在南京11个小剧场轮番竞演。4月2日，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也将在南京启幕。在此之前，依托“金陵小剧场展示季”的平台，南京梳理出了107个形态各异，可供多样化、常态化演出的小剧场，城市小剧场集群的概念也从萌芽发展到初具雏形。这一切就像遥远的回声，呼应着34年前的那场“南京戏剧保卫战”。而在理论层面，小剧场戏剧由于成本低，风险小，空间需求和演出方式灵活而可能蕴含的旺盛持久的生命力，它与城市生活的密切关联，对于城市空间的精神重塑，以及作为文

化消费引擎可能释放的文化新动能，在江苏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。

我们需要怎样的小剧场？

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在创立之初曾有过一个设想，即一种公益性、艺术性、商业性兼具的小剧场培育模式究竟为何？在很多研究者看来，最关键的是原创力。原创性是小剧场的生命力，其规律就是要不断去寻找新的东西，而小剧场的新，关键就在于对演出空间和观演关系的探索。从《绝对信号》

开始，几乎每一部经典的小剧场戏剧都是第一次对观演空间的重新建构。在2021年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展演中，越剧《金粉世家》、话剧《李叔同》、《故障白日梦》以沉浸式演出、延展式舞台、重置观演关系等方式获得了“具有原创性”的口碑和好评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，如文本不足，导演先行，或把“小剧场”理解成只是“剧场小”而已。而一些作品原创力不足，一方面是艺术创造力不够，另一方面其实是创作者对历史、对现实、对人的思考缺乏深度、广度和高度。小剧场的艺术性最终其实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力。

我们如何建设小剧场？

小剧场建设不仅是基建，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生态的系统构建。它应该包含三个层面：首先是物理空间，是剧场建设；其次是空间呈现之物，即内容建设，如何生产原创精品；而更重要的，是空间中的人，是人才建设，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人才梯队的培养机制。

压力，但适当引入市场机制，无疑可以提升小剧场在运营上的专业化水平，从而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此次小剧场展演，不仅是商演，更是竞演，那么对于小剧场的艺术性而言，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究竟为何？在很多研究者看来，最关键的是原创力。原创性是小剧场的生命力，其规律就是要不断去寻找新的东西，而小剧场的新，关键就在于对演出空间和观演关系的探索。从《绝对信号》

开始，几乎每一部经典的小剧场戏剧都是第一次对观演空间的重新建构。在2021年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展演中，越剧《金粉世家》、话剧《李叔同》、《故障白日梦》以沉浸式演出、延展式舞台、重置观演关系等方式获得了“具有原创性”的口碑和好评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，如文本不足，导演先行，或把“小剧场”理解成只是“剧场小”而已。而一些作品原创力不足，一方面是艺术创造力不够，另一方面其实是创作者对历史、对现实、对人的思考缺乏深度、广度和高度。小剧场的艺术性最终其实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力。

我们如何建设小剧场？

小剧场建设不仅是基建，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生态的系统构建。它应该包含三个层面：首先是物理空间，是剧场建设；其次是空间呈现之物，即内容建设，如何生产原创精品；而更重要的，是空间中的人，是人才建设，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人才梯队的培养机制。

近年来，在小剧场空间建设上，江苏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根据省委宣传部和省文旅厅共同出台的《关于推进小剧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和《江苏省小剧场建设评价标准》，全省目前有接近1200个小剧场的建设发展目标。

在内容和人才建设上，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经过两年多的落地实践，已初步摸索出一种将内容生产和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的新模式，一种从剧本到剧目、从文本到舞台、从学校到市场，将创作生产和包括编、导、演在内的戏剧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的新方法，并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。两年来中心共孵化原创剧本69部，原创剧目24部，主创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。

但从人才培养的梯队性、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上看，小剧场的人才建设目前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。建设一个依托戏剧专业大学生的青年实验剧团，面向青年观众，追求当代审美，这可能是小剧场人才培养中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重要路径。

当然，小剧场最终的成果，绝不是一个数字和奖项，而应是一场城市精神的重塑和革新，如金山的那句名言：“戏剧就是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的艺术”。只有当一个城市的人的活力被激发点燃，这个城市才有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江苏小剧场今天的繁荣，有外部推动的原因，但还应该是一场内省式的革命，如董健教授将41年前的那场中国小剧场运动称之为一场“悄悄的革命”，“它来自于戏剧内部的要求”，惟其如此，“它才是有生命力的”。

眼下，从每一个小剧场艺术节上传来的讯息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，但我们更需要一种沉下心来，埋头做戏的“悄悄的革命”。关于小剧场的未来，从理论到实践，我们仍然有很多疑问，小剧场的原创力和思想力如何才能激发？小剧场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真的能平衡吗？小剧场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该如何构建？但我们相信，去做，就会有答案。

刮目相看白玉兰

彭仕凡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没有注意到它。

公寓即将拆迁，四周已是冷清一片。车棚上都堆积着不少尘土和落叶，更别提角落里的玉兰了，连野猫都很少从它的身上路过。

依稀的印象里，玉兰树干巴巴的，枝上没有一点绿意，像大病一场的人，不仅面无血色，而且头秃了很多。更具体的样子，我记不清了——它或许只值得偶然的一瞥。

一个月前，春寒料峭，世界和烟囱里吐出的废气显出同样的颜色。春天应该是堵在路上了吧，新绿想要在城市的缝隙里钻出，还要再吹上几遍春风，我暗自想着。但在某个早晨，推开窗户时，我看见了破旧的车棚后，那株本该憔悴、柔弱的玉兰。

或者说，我的目光被它强行捕捉了。它焕然一新，像是中了彩票的流浪汉一般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枝头挂出一个个深绿色的花苞，显出富有的样子。花苞像大号子弹，也像是硕大的种子，高昂着朝向天空。那紧绷的外壳让人忍不住地相信，花朵早已蓄势待发，只等时机一到，就冲破一切束缚，尽情舒展，尽情绽放。

白兰没有等多久，或许春天本就不会等多久。昨日下午，天空像灰色的抹布，拧下淅淅沥沥的雨水。我匆匆地往家赶去，路过车棚时，瞥了眼玉兰，却见不少花苞上已聚拢着尖尖、嫩嫩的花瓣，它们争相探出了头，似是初生的生命张望着这个世界。纵使阴云密布，泥污溢流，它们的眼仍是亮晶晶的，充满喜悦。有些花瓣早已展开，舞者般弯出优美的弧度。明明是阴雨天，但那倒卵形的花瓣却好像笼罩在一层清澈而明亮的光辉中。难怪有古诗赞道：“点破银花玉雪香”，它们素净朝天，纯洁美好，让雨点都舍不得砸落，而是滴在花上，如若少女垂泪。

雨更大了些，但并没有使玉兰变得狼狈。尽管有些摇摇晃晃，但玉兰花并不畏惧，始终朝向天空，始终不肯闭合。柔软的花瓣中仿佛藏着极坚韧的力量——那应当是冲破花苞的壳时留下的余力，让它们像是一只只迎雨而上的飞鸟，有着叫破雨云的气魄。此时，再晦暗的环境，再鬼哭狼嚎的长风，都无法遮掩它的亮眼，它的明艳，它的高贵。

玉兰在雨中安稳不动，而我在它的下方心神摇曳。站了一会，往家走去，离了很远后，再回头看，仍能看见那一树洁白，在乘风破浪，在所向披靡，在熠熠生辉。

到家后，躺在床上刷微信，恰好看到一则关于白玉兰的推文，里面配有一文徵明的《玉兰图》。文中介绍，文徵明少时较为木讷、愚钝，并不出名，但他用一生钻研书画艺术，即使在耄耋之年，也不断练习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终成大家，与唐伯虎齐名，位列明朝四大才子之一。我突然想到，他不也是一树盛放的玉兰花吗？

车棚外的这株玉兰，在无人问津的地方默默生长，积蓄力量，最终用华丽的花开惊艳了曾经不屑一顾的眼眸。为了开花，它可以忍受春寒，忍受雨水的冲刷，忍受恶劣的环境和多舛的命运。它知道，开花才是最终的胜利，玉生香的时候，那点点晶莹，是雨水的祝贺，也是欣喜的泪。

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者，是白玉兰，是文徵明，也当是我自己。

今天午后，晴空万里，我走近玉兰，驻足观赏。它灼灼如月华，在微风轻拂下，花瓣摇动如泉水，看不出它曾受过冷落，也看不出它曾历经风雨，俨然是文徵明笔下的“绰约新妆玉有辉，素娥千队雪成围”，那份光辉，穿越千年，让我的灵魂也泛起如玉的光芒。

“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”，这是一句网络流行语，它和玉兰的气质本是天壤之别，此刻却牢牢地占据我的脑海。我想，这株玉兰，就是我未来想要长成的模样。

繁荣书单



《日常的弦歌:西南联大的回响》

简介:西山苍苍，滇水茫茫。仅存八年的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，关于它的著述亦弥漫着传奇色彩。王尧另辟蹊径，于日常生活中聆听弦歌，在历史回响中抵达现场，西南联大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讲述。确凿详尽的日记、会议记录、薪金收入、回忆录，学者王尧将史料作为底布，绘制一幅泛着拙朴光芒的联大群像：在“做行政”与“治学”之间摇摆的郑天挺、治印谋生的闻一多、做“定胜糕”补贴家用的梅贻琦夫人、因贫病交加不得已典当行军床的朱自清……在熠熠闪光的传奇背后，学者王尧回到联大人物的生活中，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，去聆听日常的弦歌。这部随笔不旨于为西南联大镀上一层浪漫主义光辉，它尝试追问的是，教育体制中人如何在历史和现实中与自己相处，与大学相处。书中描绘的，既是一幅宏观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像，也是一张张纤毫毕现的个体心灵图景。



《赏心夜色》 周雪怡 摄

赵自力

有事做就幸福

有段时间，我感觉工作没劲，一直琢磨着想跳槽。

我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好几年了，工作压力大，福利待遇一般。所以，内心总羡慕那些高大上的职业，衣着光鲜地上班，没有加班没有压力，工资福利还非常诱人。但是到后来，我的心态慢慢发生了转变。

受疫情影响的那年，我三个多月没有上班，偶尔在家里办公，发发邮件，开些视频会议。宅在家里的那段日子，虽然没到单位上班，工资一

分钱没少发，生活还是有保障的。单位同事还经常打电话嘘寒问暖，嘱咐我注意做好个人防护，并寄来几包口罩。我不由得心存感激，开始意识到有单位真好。不管单位是高大上，还是很一般，有了单位就有组织有依靠。我对近乎麻木的工作，渐渐变得热爱起来，抢着想为单位做点什么，哪怕是做做报表或者发发邮件也好。

好友亚华在外地务工，那年也同我一样隔离在老家。我们虽不见面，却常常聊天。他说公司开不了门，没有理

由地把他辞退了，生活压力大，又是房贷又是车贷。“其实，我挺羡慕你的，有个稳定的工作真好。”亚华说，“你抱怨的工作，正是我们想要的，所以你要好好珍惜。”听了朋友的话，我感慨万千。我眼里不咸不淡的工作，在他看来格外有吸引力，特别是在他失业后。是的，不能等到失去，才去珍惜。后来，我认真审视自己，觉得对工作付出的还不多，投入的还太少。

单位复工后，我立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整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忙

得不亦乐乎。呆了多年的办公室，竟然觉得有些新鲜感。打开电脑，敲打键盘，手握鼠标，工作的感觉真好。昔日枯燥的文字，排列组合起来充满了灵气；冷冰冰的数据，看起来都有了温度。没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改变了我的工作观。昔日单调乏味的工作，竟然越做越快乐，这是我以前绝对没有想到的。看来，工作快乐与否，不在于做什么，取决于工作的态度。

珍惜岗位，快乐地去工作，有事做就是一种幸福。